

全華叢書



全
華
鏡
已



白雲集卷之二

元許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啟

荅潘明之啟

許某啟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
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尙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
蓋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爲合莫逃子厚之譏
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
爲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日陪燕

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幙爲賓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
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覩帳後所列之
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談千載之興衰風雨對
床煙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填箴之不如豈麾不
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
了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闌闔而僑處何所見聞
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
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窗前夜雪心思
旣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

儋石猶寄鷦鷯之枝誰有羸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咈耳以騷心尙勝沾體而塗足
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厯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
牽制載酒殷從學揚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
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
詞仍許素殮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且
戰且耕世那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
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
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

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非溪之風月冠綬
爲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
已舊宜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旣深終植青藜
而照然以軒冕爲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
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
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尙能容
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爲報謝罔
暨敷陳謹具啟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
賜鑒念不宣

上憲使劉約齋啟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懼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路
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
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
之末顏囷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甌幾生塵席不暇
暖日忽忽其易暮心遑遑而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
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窗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
燈對秋蟲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
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

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攜
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譬
爲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爲托
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繆悠僅不失
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
甕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屢祇餬其口豈好爲師不
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
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帡幪於大厦實化工幹運於洪鈞爲其不求是

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
於鄉評然後偕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容
廁尋常闖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大朝立
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已
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飧自孔子而下君臣
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
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理
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爲博文之要
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

到是須自得於己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鵜在梁預知被服之不稱彼鶚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詹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關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爲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爲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

敢不深感盛心大宥所學簸之揚之糠粃耳此時恐
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干將成他日或可歸於陶冶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啟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
善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粲珠璣
春回蓬華七襄莫報三復深藏恭惟某官積善之餘
流芳甚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
西淮甘棠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咏於麗澤宜後昆

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徃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
之氣學惟爲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
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鉤欲接鍾王
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
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
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
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
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

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北部應
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鸛鵲念某天資
椎魯學問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邇出涯
浹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
久業可大鷗鳬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駑駘短材加
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
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爲哉如斯而已罔敢要鄉黨之
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厓此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

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慙
懷之弗替某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
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爲復有誨言幸
毋棄我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啟

恭審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數沐雨露於九天
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惟
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局全以體仁
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己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

蒞崇旣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
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
之月敦詩書說禮樂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乎
不拔產棟梁固爲時用豈邱壑所能久留允稱臺中
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泣神號澄清登車
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饑之民當道
適逢於豺狼醺逢於鵠蚌解紛糾於盤根之際
還舊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爲奇事峻躋烏府
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近

希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
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光生原隰
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縣而雨隨祭東
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符眾望
昔在廷皆知憚黯今持印無以易堯白簡絳騶耳目
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期
理之必至某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深鯁生得
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厦用布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啟

恭審渙奉明綸升參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
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迂吏斯來切惟
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
里嘉謀兼賴於眾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
有識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第
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及物
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萃正
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
揮於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